

199
4031

厚黑叢話
(1)



富順李宗吾著

出版

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再出版

厚黑叢話(1)

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著者 李宗吾

發行者 李宗吾

代印者 成都日新工業社

地址：三橋南街五十九號
電話：二百三十三號

總代售處 成都日新工業社

華西日報社 亞
光文化社 華
書報流通處 開
明書店 北新書
局 現代文化社

重慶：北新書局
北平：益世日報社
南京：榮和書店

自序

民國十六年，我將歷年作品，彙刊一冊，名曰「宗吾臆談」，內容計：

（一）厚黑學，（二）我對於聖人之懷疑，（三）心理與力學，（四）考試制文商榷，（五）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。十七年，我把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，擴大爲一冊行本，題曰：社會問題之商榷，第六章有云：「我討論這個問題，自有我的根據地，并未依傍孫中山，乃所得結果，中山已先我而言之，真理所在，我也敢強自立異，於是把我研究所得，作爲闡發孫中山學說之資料」云云。此書流傳至南京，石青陽與劉公濤見之，曾電致四川省政府劉主席自乾，叫我入京研究黨義。我因事未去，本年我到重慶，伍君心言對我說：「你著的社會問題之商榷，曾揭登南京民生報，許多人說你對於孫中山學說，有獨到之見，你可再

自序

宗吾臆談
贈書

整理一下，發表出來，大家討論。」我因把原作再加整理，名曰「改革中國之我見」。

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理論多而辦法少，我認爲現在所需要者，是辦法，不是理論，乃將原書，大加刪除，注重辦法，原書偏於經濟方面，乃再加入政治和外交，基於經濟之組織，生出政治之組織，基於經濟政治之方式，生出外交之方式。換言之，即是由民生而民權，而民族，三者聯爲一貫，三民主義就成爲整個的東西了。書成拿到省黨部，請胡素民，顏伯通二君批評，二君道：「此書精神上，對於三民主義，完全吻合，但辦法上，有許多地方，孫中山未曾這樣說，如果發表出來，恐淺見者流，生出誤會，你可以不必發表。」我因把原稿收藏起，我是發明厚黑學的人，還是回頭轉來講我的厚黑學，因此才寫厚黑叢話。

我生平揭的標幟，是「思想獨立」四字，因為思想獨立，就覺得一部廿四史，和四書五經，與宋元明清學案，無在不是破綻。厚黑學一文，是揭穿一部廿四史的黑幕；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一文，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的黑幕。馬克斯的思想，是建築在唯物史觀上，我的思想，可說是建築在厚黑史觀上。

我的思想，既以厚黑史觀為基礎，則對於人性不能不這樣的觀察，對於人性既這樣觀察，則改革經濟政治外交等等，不能不有這樣的辦法。今之研究三民主義者，是置身三民主義之中，一字一句研究，我是把中國的四書五經，廿四史，和宋元明清學案，與外國的馬克斯，斯密士，達爾文，盧梭，克魯泡特金，孟德斯鳩，等等，一齊掃盪了，另闢蹊徑，獨立研究，結果與三民主義精神相合，成了殊途同歸，由此可以證明孫中山學說是合真理的。

孫中山嘗說：「主義不能變更，政策可因時勢而變更。」主義者精神也，

政策者辦法也，我們只求精神上與三民主義相合，至於辦法上，大家可提些出來，公開討論。列寧革命，一切辦法，並未曾公開討論，只憑他們幾個人的意見，製爲法令，勒令全國實行，行之不通，即殺人，殺了許多人，仍行不通，乃改行新經濟政策，假令先把辦法討論好，着手即從新經濟政策做起，豈不少死許多人？我們鑒於列寧之失，故應當先把改革辦法，公開討論，辦法生於理論，我的理論，以厚黑史觀爲基礎，故從厚黑學講起走。

此次所寫厚黑叢話，是把我舊日作品，和新近的感情，糅合寫之，我最近還做有一本「中國學術之趨勢」，曾拿與友人舒君實，官夢蘭二君看，二君都說可以發表，我也把他拆散寫入，將所有作品，冶爲一爐，以見思想之一貫，中間許多說法，已越出厚黑學範圍，而仍名之爲厚黑叢話者，因種種說法，都是從厚黑學生出來，猶之樹上的枝葉花果，是從樹幹生出來，題以厚黑二字，

不不忘本也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從廿四年八月一日起，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，每日寫一兩段，每兩個月，合刊一冊，請閱者賜教，舊著宗吾臆談，和社會問題之商榷。我送有兩本在成都圖書館，讀者可便中取閱，有不合處，一經指出，即當遵照修改，廿四年十月十八日，李宗吾於成都。

致讀者諸君

成都華西日報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

廿四年十一月十日，成都快報載有，竇枕原君所寫：「讀『厚黑叢話』與『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』後的意見」。說道：「『厚黑叢話』，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見寫的。『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』，是客廳先生批評厚黑而寫的。我呢，因為站在壁上觀的立場，不便有什麼言論，來判定誰是誰非，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魯仲連，我的意見，便是請求兩先生的文章，按月刊成單行本，露佈書店，使閱者得窺全豹，同時又可使閱者有研討的可能，愚見如此，不知你們的尊意怎樣？」竇君這種主張，我極端贊成，決定每兩月刊一冊，自八月一日至九月卅一日，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的厚黑叢話，業已加以整理，交付印刷局，不日即可出版，餘者續出。

同日快報載客塵君，「答枕原先生兼請教讀者」一文，內云：「出單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圖，最大的原因，便是囊空如洗，一錢莫名，並且文字是隨便寫的，異常拖沓拉雜……。」客塵君既不自出單行本，我打算纂一部「厚黑叢話之批評」，以若干葉爲一冊，挨次出版，冊數之多寡，視批評者之多寡爲斷，快報十一月十日，所載寶君及客塵君兩文，決定刊入。又成都新四川日報，十月十三日，載子健君「健齋瑣錄」，對於厚黑學，亦有批評，亦當錄入。至客塵君所著「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」，我希望客塵君加以整理，力求短簡明潔，在報上，重新發表，以便刊行。如或過長，只好仍請客塵君，自印單行本。

客塵君在快報上，宣言要向我總攻擊，所謂總攻者，無所不攻之謂也。客塵君寫了如許長的文字，只攻擊我厚黑救國四字，拙作中類此四字者很多，請一一攻擊，俾知謬點所在。我爲客塵君計，可每文標一題目，直揭出攻擊之點

，簡簡單單的數百字，一日登完，庶閱者一目了然。不必用「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」那種寫法，定一個大題目，每次登一兩千字，幾個星期都未登完，致流於拖沓拉雜之弊。客塵君以我的話爲然否？并希望其他的批評者，也這樣辦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不斷的寫去，逐日在華西日報發表，究竟寫好長，寫好久，我也無一定計劃。如無事故，而又心中高興，就長期寫去，凡批評的文字，只要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，無論贊成或反對，俱一一刊入，且反對愈烈者，我愈歡迎。我是主張思想獨立的人，常喜歡攻擊他人，因之也喜歡他人攻擊我，有能痛痛快快的攻擊我，我就認他是我的同志，當然歡迎。惟文字冗長，詞意晦澁者則不錄，其直接寄我之信函，而未經報章雜誌披露者亦不錄。

我平居無事，卽尋些問題來研究，研究所得，究竟合與不合，自己無從知道，特寫出來，請求閱者指正。我研究這些問題，已關得目迷五色，好像傍徨

失路的人，諸君旁觀者清，萬望指我去路，我重在把這些道理研究明白，只要把真理尋出就好了，不必定要是我尋出的，猶之救國救民等事，只要人民的痛苦，能夠解除就好了，不必定要功自我出。我只埋頭發表我的意見，或得或失，一任讀者批評，自己不能置辯一字，我說錯了，自當改從諸君之主張，不敢固執己見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是把平日一切作品，和重慶新蜀報發表的「錘隨錄」，濟川報發表的「汲心齋雜錄」，連同近日的新感想，糅合寫之，所討論的問題，往往軼出厚黑二字之外，諸君可把這厚黑叢話四字，當如書篇名目，如「容齋隨筆」，「北夢瑣言」之類。如把這四字，認為題目，則我許多說法，都成為「文不對題」了。

諸君批評的文字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後，請惠贈一份，交成都華西日報副

刊部轉交，無任感盼。李宗吾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致讀者諸君

厚黑叢話卷一

成都華西日報民國廿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卅一日

著者於滿清末年，發明厚黑學，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傑，其成功秘訣，不外厚心黑四字，歷引史事爲證。民國元年，揭登成都公論日報，計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，發表出來，讀者譁然，中卷僅登及一半，我受友人的勸告，也就中止。原文底稿，已不知拋棄何所，十六年，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把三卷大意，摘錄其中。去年舍姪等在北平，從臆談中抽出，刊爲單行本，上海某雜誌，似乎也曾登過。

我當初本是隨便寫來開玩笑，不料從此以後，厚黑學三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一普通名詞，我也莫名其妙，每遇着不相識的朋友，旁人替我介紹，必說道：「這就是發明厚黑學的李某。」幾於李宗吾三字，和厚黑學三字，合而爲

一，等於釋迦牟尼，與佛教合而爲一，孔子與儒教合而爲一。

有一次在宴會席上，某君指着我，向衆人說道：此君姓李名宗吾，是厚黑學的先進，我趕急聲明道：你這話錯了，我是厚黑學祖師，你們才是厚黑學的先進，我的位置，等於佛教中的釋迦牟尼，儒教中的孔子，當然稱爲祖師。你們親列門牆，等於釋迦門下的十二圓覺，孔子門下的四科十哲，對於其他普通人，當然稱爲先進。

厚黑學，是千古不傳之秘，我把他發明出來，可謂其功不在禹下。每到一處，就有人請我講厚黑學，我身抱絕學，不忍自私，只好勤勤懇懇的講授，隨即筆記下來，名之曰厚黑叢話。

有人駁我道：而厚心黑的人，從古至今，豈少也哉，這本是極普遍的事，你何得妄竊發明家之名？我說：所謂發明者，等於鑛師之尋出煤鑛鐵鑛。並不

是鑛師拿些煤鐵嵌入地中，乃是地中原來有煤有鐵，鑛師把上面的土石除去，煤鐵自然出現，這就謂之發明了。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，只因被四書五經，宋儒語錄，和感應篇，陰騭文，覺世真經等等蒙蔽了，我把他掃而空之，使厚與黑，赤裸裸的現出來，是之謂發明。

牛頓發明萬有引力，這種引力，也不是牛頓帶來的，自開闢以來，地心就有吸力，經過了百千萬億年，都無人知道，直到牛頓出世，才把他發現出來。厚黑這門學問，從古至今，人人都能夠做，無奈行之而不著，習矣而不察，直到李宗吾出世，才把他發現出來，牛頓可稱為萬有引力發明家，李宗吾當然可稱厚黑學發明家。

有人向我說道：我國連年內亂不止，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學，才鬧得這樣糟，現在強鄰壓迫，亡國在於眉睫，你怎麼還在提倡厚黑學？我說：正因亡國在

於盾睫，更該提倡厚黑學，能把這門學問研究好了，國內紛亂的狀況，才能平息，才能對外。厚黑是辦事上的技術，等於打人的拳術，諸君知道：凡是拳術家，都要閉門練習幾年，然後才敢出來與人交手，從辛亥至今，全國紛紛擾擾者，乃是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實地練習，他們師兄師弟，互相切磋。迄今廿四年，算是練習好了，開門出來，與人交手，真可謂：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。」我基於此種見解，特提出一句口號曰：「厚黑救國」。請問居今之日，要想抵抗列強，除了厚黑學，還有甚麼法子？此厚黑叢話，所以不得不作也。

抵抗列強，要有力氣，國人精研厚黑學，能力算是有，譬之射箭，射是射得很好，從前是關着門，父子弟兄，你射我，我射你，而今以列強爲箭靶子，支支箭向同一之靶子射去，我所謂厚黑救國，如是而已。

厚黑救國，古有行之者，越王勾踐是也。會稽之敗，勾踐自請身爲吳王之臣，妻入吳宮爲妾。這是厚字訣。後來舉兵破吳，夫差遣人痛哭乞情，甘願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勾踐毫不鬆手，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，這是黑字訣。由此知：厚黑教國，其程序是先之以厚，繼之以黑，勾踐往事，很可供我們的參考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其失敗之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」，兩句話，就斷定了。匹夫之勇，是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不厚。婦人之仁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不黑。所以我講厚黑學，諄諄然以不厚不黑爲大戒。但所謂不厚不黑者，非謂全不厚黑，如把厚黑用反了，當厚而黑，當黑而厚，也是斷然要失敗的，以明朝言之，不自量力，對滿洲輕於作戰，是謂匹夫之勇，對流寇不知其野性難馴，一意主撫，是謂婦人之仁。由此知明朝亡國，其病根是

把厚黑二字用反了，有志救國者，不可不精心研究。

我國現在內憂外患，其情形很與明朝相類，但所走的途徑，則與之相反。強鄰壓境，孰思審處，不悻悻然與之角力，以匹夫之勇爲戒，對乎共匪，放手剿去，不務姑息，力反婦人之仁，這是很可喜的。明朝外患愈急迫，內部黨爭愈激烈。崇禎已經在煤山縊死了，福王立於南京，所謂志士者，還在鬧黨爭。福王被滿清捉活去了。輔立唐王桂王魯王的志士，還在鬧黨爭。我國邇來則不然，外患愈急迫，內部黨爭愈消滅，許多兵戎相見的人，而今歡聚一堂，明朝的黨人，忍不得氣，現在的黨人，忍得氣，所走的途徑又與明朝相反，這是更爲可喜的。厚黑先生曰：「知明朝之所以亡，則知民國之所以興矣。」我希冀有志救國者，把我發明的「厚黑史觀」，下細研究。

昨日我回到寓所，見客廳中坐一個很相熟的朋友，一見面就說道：「你怎

麼又在報上講厚黑學？現在人心險詐，大亂不已，正宜提倡舊道德，以圖挽救。你發出這些怪議論，豈不把人心越弄壞嗎？」我說：「你也太過慮了」。於是把我全部思想，源源本本，說與他聽，直談到二更，他歛然而去，說道：「像這樣說來，你簡直是孔子信徒，厚黑學簡直是救濟世道人心的妙藥，從今以後，我在你這個厚黑教主名下，當一個信徒就是了。」

梁任公曾說：「假令我不幸而死，是學術界一種損失。」不料他五十六歲就死了，學術界受的損失，真是不小。古來的學者，如程明道，陸象山，是五十四歲死的。韓昌黎，周濂溪，王陽明，都是五十七歲死的。鄙人在厚黑界的位臚，自信不在梁程陸韓周王之下，講到年齡，已經有韓周王三人的高壽，要喊梁程陸為老弟，所慮者萬一我一命嗚呼，則是曹操劉備諸聖人，相傳之心法，自我而絕，厚黑界受的損失，還可計算嗎？所以我汲汲皇皇的寫文字，余豈好

講厚黑哉，余不得已也。

馬克斯發明唯物史觀，我發明厚黑史觀。用厚黑史觀，去讀廿四史，則成敗興衰，瞭如指掌，用厚黑史觀，去考察社會，則如牛渚燃犀，百怪畢現。讀者研究社會狀況，試拿我的厚黑史觀，同馬克斯的唯物史觀，兩相比較，看究竟那個講得通些。我們可用厚黑史觀，摧破他的唯物史觀，使馬克斯共產主義。根本發生動搖。我們又可用厚黑史觀，攻擊達爾文強權競爭的說法，使迷信武力的人，失去理論上的立場。我希望閱者耐心讀去，不可先存一個心說：「厚黑學，是誘惑人心的東西」，更不可先存一個成見說：「馬克斯達爾文是西洋聖人，李宗吾是中國壞人，從古至今，斷沒有中國人的說法，會勝過西洋人的。」如果你心中是這樣想，就請你每日讀華西副刊的時候，看見厚黑叢話一欄，就閉目不視，免得把你誘壞。

有天我去會一個朋友，他是講宋學的先生，一見我，就說我不該講厚黑學，我因他是個迂儒，不與深辯，婉辭稱謝。殊不知他越說越高興，簡直帶出訓勸的口吻來了，我氣他不過，說道：「你自稱孔子之徒，據我看來，只算是孔子之奴，夠不上稱孔子之徒。何以言之呢？你們講宋學的人，神龜上供的是「天地君親師之位」，你既尊孔子爲師，則師徒猶父子，也可說等於君臣，古云：「事父母幾諫」，又云：「事君有犯而無隱」，你爲甚麼不以事君父之體事孔子？明知孔子的學說，有許多地方，對於現在不適用，不敢有所修正，直是諸臣媚子之所爲，非孔子家奴而何？古今夠得上稱孔子之徒者，孟子一人而已，孔子曰：「我戰則克」，孟子則曰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，依孟子的說法，孔子是該處以槍斃的，孟子曰：「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。」又把管仲說得極不堪，曰「功烈如彼其卑也」，而論語上明明載：孔子曰：「齊桓公正而不諂」，又曰：「桓

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又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，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孟子的話，豈不顯與孔子衝突嗎？孔子修春秋，以尊周爲主，稱周王曰「天王」，孟子遊說諸侯，一則曰：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」，再則曰：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爲政於天下」，未知置周王於何地，豈非孔教叛徒，而其自稱，則曰：「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」，孟子對於孔子，是脫了奴性的，故可稱之曰孔子之徒，漢宋諸儒，皆孔子之奴也。至於你嗎！滿口程朱，對於宋儒，明知其有錯誤，不敢有所糾正，反曲爲之庇，直是家奴之奴，稱曰：「孔子之奴」，猶未免過譽，說罷，彼此不歡而散。閱者須知，世間主人的話好說，家奴的話不好說。家奴之奴，更難得說。中國紛紛不已者，孔子家奴爲之也，馬克斯家奴，達爾文家奴爲之也，於主人何尤！講共產者，自稱馬克斯黨徒，吁，黨奴而已，黨奴之奴

而已，徒云乎哉！

我不知有孔子學說，更不知有馬克斯學說，和達爾文學說，我只知有厚黑學而已。問厚黑學何用？曰用以抵抗列強。我敢以厚黑教主之資格，向四萬萬人宣言曰：「勾踐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凡我同志，快快的厚黑起來！何者是同志？心思才力，用於抵抗列強者，即是同志。何者是異黨？心思才力，用於傾陷本國人者，即是異黨。」從前張獻忠祭梓潼文昌帝君文曰：「你姓張，咱老子也姓張，咱與你聯宗罷。」我想，孔子在天之靈，見了我的宣言，一定說：「咱講內諸夏，外夷狄，你講內中國，外列強，咱與你聯合罷。」

梁任公曰：「讀春秋當如讀楚辭，其辭則美人香草，其義則靈修也，其辭則齊桓晉文，其義則素王制也。」嗚呼，知此者可以讀厚黑學矣！其詞則曹操劉備，其義則十年沼吳之勾踐，八年血戰之華盛頓也。師法曹操劉備者，師法

厚黑之技術，至曹劉之目的爲何，不必深問。斯義也，恨不得起任公於九原，而一與討論之。

我著厚黑學，純用春秋書法，善惡不嫌同辭，據事直書，善惡自見。同是一厚黑，用以圖謀一己之私利。是極卑劣之行爲，用以圖謀衆人之公利，是至高無上的道德。所以不懂春秋書法者，不可以讀厚黑學。

民國六年，成都國民公報社，把厚黑學印成單行本，宜賓唐侗風作序，中江謝綬青作跋，綬青之言曰：「宗吾發明厚黑學。或以爲譏評末俗，可以勸人爲善，或以爲鑿破混沌，可以導人爲惡，余則謂：厚黑學無所謂善，無所謂惡，亦視用之何如耳。如利刃然，用以誅叛逆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。善與惡，何關於刃。故用厚黑以爲善，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爲惡則爲惡人，或善或惡，於厚黑無與也。」綬青這個說法，是很對的，與我所說春秋書法，同是一意。

倘風之言曰：「孔子曰：『諫有五，吾從其諷。』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，東方朔叱令就死，齊景公欲誅圉人，晏子執而數其罪，二君聞言，惕然而止，宗吾此書，大有東方朔晏子遺意，其言最恢廓，其意最沉痛，直不啻聚千古大姦大詐於一堂，而一一讞定其罪，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。吾人孰讀此書，卽知厚黑中人。比比皆是。庶幾出而應世，不爲若輩所愚。彼爲鬼爲蜮者，知人之燭破其隱，亦將惶然思返，而不敢妄試其技。審如是也，人與人之間，不得不出于赤心相見之一途，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，豈淺鮮哉。厚黑學之發布，已有年矣，其名詞人多知之，試執人而語之曰，汝固素習厚黑學者，無不色然怒，則此書之收效爲何如，固不俟辯也。」倘風此說，固有至理，然不如綬青所說，尤爲圓通。

莊子曰：「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泮泮絀。」嗚呼，若莊子者，

始可與言厚黑矣。禪讓一也，舜禹行之則爲聖人，曹丕劉裕行之，則爲逆臣。宗吾曰：舜禹之事，倘所謂厚黑，是耶非耶，余甚惑焉，個風披覽莊子不釋手，而於厚黑學，猶一間未達，惜哉。晚年從歐陽竟無，講唯識學，回成都，貧病而死。夏斧私挽以聯，有云：「有錢買書，無錢買米。」假令個風只買厚黑學一部，而以餘錢買米，雖至今生存可也，然而個風不悟也。厚黑救國中，失此健將，悲夫！悲夫！

我宣傳厚黑學，有兩種意思：（甲）即個風所說：「聚千古大姦大詐於一堂，而一一識其罪。民國元年發布的厚黑傳習錄所說：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和辦事二妙法等等，皆屬甲種。（乙）即綬青所說：「用厚黑以爲善」，此次所講厚黑救國等語，即屬乙種。

閱者諸君，對於我的學問，如果精研有得，以後如有人對於你行使厚黑學

，你一入眼就明白，可直告之曰：「你是李宗吾的甲班學生，我與你同班畢業，你那些把戲，少拿出來耍些，」於是同學與同學，開誠相見，而天下從此太平矣，此則厚黑學之功也。有人說：「老子云：『邦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』你把厚黑學公開講說，萬一國中的漢奸，把他翻譯爲英法德俄日等外國文，傳播世界，列強得着這種秘訣，用科學方法，整理出來，還而施之於我，等於把我國發明的火藥，加以改良，還而轟我一般，如何得了？我說：惟恐其不翻譯，越翻譯得多越好。宋朝用司馬光爲宰相，遼人聞之，戒其邊吏曰：「中國相司馬公矣，勿再生事。」列強聽見中國出了厚黑教主，還不聞風喪胆嗎？孔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可行也。」我國對外政策，歷來建築在一個誠字上，今可明明白白告訴他：「我國現遍設厚黑學校，校中供的是『大成至聖先師越王勾踐之神位』，厚黑教主，開了一個函授學校，每日在報上發講稿，定

下十年沼吳的計劃，這十年中，你要求什麼條件，我國就答應什麼，等到十年後，算賬就是了。」我們口中如此說，實際上即如此做，決不欺哄他。但要敬告翻譯的漢奸先生，譯厚黑學時，定要附譯一段，說：「勾踐最初對於吳王，身爲臣，妻爲妾。後來吳王請照樣的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勾踐不允，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，加了幾倍的利錢。這是我們先師遺傳下來的教條，請列強於頭錢之外，多預備點利錢就是了。」從前王德用守邊，契丹遣人來偵探，將士請逮捕之，德用說：「不消」。明日，大閱兵，簡直把軍中實情，拿與他看。偵探回去報告，契丹即遣人來議和。假如外國人知道我國朝野上下，一致研究厚黑學，自量非敵，因而斂戢其野心，十年後不開大殺戒，則厚黑學之造福於人類者，寧有暨耶。此則漢奸先生翻譯之功也。彼高談仁義者。烏足知之。傳曰：「火烈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。水懦弱民狎而玩之，則多死焉。」厚黑先生者，其

我佛如來之化身歟。

友人雷民心，發明了一種最精粹的學說，其言曰：「世間的事，分兩種，一種是做得說不得，一種是說得做不得。例如夫婦居室之事，儘管做，如拿在大庭廣衆中來說，就成爲笑話，這是做得說不得。又如兩個朋友，以狎褻語相戲謔，抑或罵人的媽和姐妹，聞者不甚以爲怪，如果認真實現，就大以爲怪了，這是說得做不得」。民心這個學說，凡是政治界學術界的人，不可不懸諸座右。厚黑學是做得說不得的。馬克斯的學說，在理論上，非常圓滿，然萬萬不可見諸實行，是說得做不得的。惜乎朱毛徐向前諸人，不聞民心之學說也。

做得說不得這句話，是論語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的注脚，說得做不得這句話，是孟子井田章，和周禮一書的注脚。假令王莽，王安石，聘民心去當高等顧問，決不會把天下事鬧得那麼壞。

辛亥年成都十月十八日兵變，全城秩序，非常之亂，楊幸友出來任巡警總監，捉着擾亂治安的人，就地正法，出的告示，摹倣張獻忠七殺碑的筆調，連書斬斬，大得一般人的歡迎。全城男女長幼，提及楊總監之名，歌頌不已，後來秩序稍定，他發表了一篇：「楊維（幸友名）之宣言」，說：今後當行開明專制，於是物議沸騰，報章上指責他。省議會也糾舉他，說：「而今是共和時代，豈能再用專制手段。」殊不知幸友從前用的手段，純是野蠻專制，後來改行開明專制，在幸友算是進化了，只因把專制二字，明白說出，所以大遭物議。民心說：「天下事有做得說不得的」，幸友之事，是很好的的一個例證。觀於幸友之事，孔子所說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就算得了的解。

我定有一條公例：「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，是極卑劣之行爲，用厚黑以圖謀衆人公利，是至高無上之道德」，幸友野蠻專制，其心黑矣，而人反歌

顯不已，何以故，圖謀公利故。

厚黑救國這句話，做也做得，說也說得，不過學識太劣的人，不能對他說罷了，我這次把厚黑學公開講說，說是想把他變成做得說得的科學。

胡林翼曾說：只要有利於國，就是頑鈍無恥的事我都幹。相傳林翼爲湖北巡撫時，官文爲總督，有天總督夫人，藩台去拜壽，手本已經拿上去了，才知道是如夫人生，立將手本索回，折身轉去，其他各官，也隨之而去。不久林翼來，有人告訴他，他聽了，伸出大指拇說道：「好藩台！好藩台！」說畢，取出手本遞上去，自己紅頂花翎的進去拜壽，衆官聽說巡撫都來了，又紛紛轉來。次日官妾來巡撫衙門謝步，林翼請他母親十分優待，官妾就拜在胡母膝下爲義女，林翼爲乾哥哥。此後軍事上有應該同總督會商的事，就請乾妹妹從中疏通，官文稍一遲疑，其妾聒其耳曰：「你的本事，那一點比我們胡大哥，你

依着他的話做就是了，「因此林翼辦事，非常順手。官胡交歡，關係滿清中興甚巨。林翼幹此等事，其面可謂厚矣，衆人不惟不說他卑鄙，反引爲美談，何以故？心在國家故。

嚴世蕃是明朝的大奸臣，這是衆人知道的，後來皇上把他擊下，丟在獄中，衆臣合擬一奏摺，歷數其罪狀，如殺楊椒山沈鍊之類，把稿子拿與宰相徐階看，階看了說道：「你們還是想殺他？想放他？」衆人說：「當然想殺他」，徐階說：「你這奏摺一上去，皇上立即把他放出來，何以故呢？世蕃殺這些人，都是巧取上意，使皇上自動的要殺他，此摺上去，皇上就會說：「殺這些人明明出自我的意思，怎麼誣在世蕃身上。」豈不立把他放出嗎？」衆人請教如何辦，徐階說：「皇上最恨的是倭寇，說他私通倭寇就是了。」徐階關着門把摺子改了遞上去，世蕃在獄中探得衆人奏摺內容，對親信人說道：「你們不必擔憂，

不幾天我就出來了。」後來摺子發下，說他私通倭寇，大驚道：「完了完了」，果然把他殺了。世蕃罪大惡極，本來該殺，獨莫有私通倭寇，可謂死非其罪，徐階設此毒計，其心不爲不黑，然而後人都稱他有智謀，不說他陰毒，何以故？爲國家除害故。

李次青是曾國藩得意門生，國藩兵敗靖港祁門等處，次青與他患難相共，後來次青兵敗失地，國藩想學孔明斬馬謖，叫幕僚擬奏摺嚴參他，衆人不肯擬，叫李鴻章擬。鴻章說道：「老師要參次青，門生願以去就爭。」國藩道：「你要去，很可以，奏摺我自己擬就是了，」次日叫人與鴻章送四百兩銀子去，「請李大人撥鋪。」鴻章在幕中，有數年的勞績，爲此事逐出，奏摺上去，次青受重大處分，國藩此等地方手段很辣，逃不脫一個黑字，然而次青仍是感恩知遇，國藩死，哭以詩非常懇摯，鴻章晚年，封得拜相，談到國藩，感佩不已。

何以故？以其無一毫私心故。

上述胡徐曾三事，如果用以圖謀私利，豈非至卑劣之行爲嗎？移以圖謀公利，就成爲最高尚之道德。像這樣的觀察，就可把當偉人的秘訣尋出，也可說把救國的策略尋出。現今天下大亂，一般人都說將來收拾大局，一定是曾國藩，胡林翼一流人，但是要學曾胡，從何下手？難道把曾胡全集，字字讀，句句學嗎？這也無須，有個最簡單的法子：把全副精神，集中在抵抗列強上面，目無旁視，耳無旁聽，抱定厚黑二字，放手做去，得的效果，包管與曾胡一般無二。如嫌厚黑二字不好聽，你在表面上，換兩個好聽字眼就是，不要學楊友幸把專制二字說破，你如有胆量，就學胡林翼，赤裸裸的說道：「我是頑鈍無恥」，列強其奈你何！是之謂厚黑救國。

我把世界外交史，研究了多年，竟把列強對外的秘訣，發現出來，其方式

不外兩種，一曰劫賊式，一曰娼妓式。時而橫不依理，用武力掠奪，等於劫賊之明火劫搶，是謂劫賊式的外交。時而甜言蜜語，曲結歡心，等於娼妓媚客。結的盟約，毫不生效，等於娼妓之海誓山盟，是謂娼妓式的外交。

人問列強以何者立國？我答曰：「厚黑立國」。娼妓之面最厚，劫賊之心最黑，大概軍閥的舉動，是劫賊式，外交官的言論，是娼妓式。劫賊式之後，繼以娼妓式，娼妓式之後，繼以劫賊式，二者循環互用，娼妓之面厚矣，毀棄盟誓則厚之中有黑。劫賊之心黑矣，不顧唾罵則黑之中有厚。我國自五口通商以來，直至今日，都是吃列強這兩種方式的虧，我們把他的外交秘訣發現出來，就有對付的方法了。

人問：我國當以何者救國？我答曰：「厚黑救國」，他以厚字來，我以黑字應之，他以黑字來，我以厚字應之。娼妓豔裝而來，開門納之，但纏頭費，絲

毫不能出，如服侍不周，把他衣飾剝了，逐出門去，是謂以黑字破其厚。如果到強橫不依理，以武力壓迫，我們就用張良的法子對付他，張良圯上受書，老人種種作用，無非教他面皮厚罷了，蘇東坡曰，「高帝百戰百敗而能忍之，此子房所教也」。我們以對付項羽的法子，對付列強，是謂以厚字破其黑。

全國人士，都大聲疾呼曰：「救國！救國！」試問救國從何下手，譬諸治病，連病根都未尋出，從何下藥？我們提出厚黑二字，就算尋着病根了。寒病當用熱藥，熱病當用寒藥，相反才能相勝。外人黑字來，我以厚字應。外人厚字來，我以黑字應。剛柔相濟，醫國妙藥，如是而已。他用武力，我即以武力對付之，他講親善，我即與之親善，是為醫熱病用熱藥，醫寒病用寒藥，以此等法醫病，病人必死。以此等法醫國，國家必亡。

史記：頂王謂漢王曰：「天下洵洵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

決雌雄。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寧鬥智不鬥力。」笑謝二字，非厚而何？後來鴻溝劃定，楚漢講和了，項王把太公呂后送還，引兵東歸，漢王忽然改盟，以大兵隨其後，把項王逼死烏江，非黑而何？我國現在對於列強，正適用笑謝二字，若與之鬥力，就算違反了劉邦的策略，語曰：「安不忘危」，厚黑經曰：「厚不忘黑」，問：「厚不忘黑奈何？」曰：「有越王勾踐之先例在，有劉邦對付項羽之先例在。」

我在民國元年，就把厚黑學發表出來，苦口婆心，諄諄講說，無奈莫得一人，研究這種學問，把一個國家，鬧成這樣。今年石青陽死了，重慶開追悼會，正值外交緊急，我輒以聯云：「哲人其萎乎，嗚呼青陽，吾將安仰；斯道已窮矣，吁嗟黑厚，予欲無言。」袁隨園謁岳王墓詩云：「歲歲君臣拜詔書，南朝可謂有人無，看燒石勒求和幣，司馬家兒是丈夫。」吁嗟黑厚，予欲無言！

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，凡我同志，快快的厚黑起來，一致對外。

著者住家自流井，我嘗說我們自井的人，目光不出峽子口，四川的人，目光不出夔門口，中國的人，目光不出吳淞口。阿比西尼亞，是非洲彈丸大一個國家，阿皇敢於對意大利作戰，對法西斯蒂怪傑墨索里尼作戰，其人格較之華盛頓，有過之無不及，真古今第一流人傑哉！將來戰爭結果，無論阿國或勝或敗，抑或敗而至於亡國，均是世界史上，最光榮的事。我們應當把阿皇的談話，當如清朝皇帝頒發的「聖諭廣訓」，楷書一通，每晨起來，恭讀一遍，這就算目光看出吳淞口去了。

有人問我道：你的厚黑學，怎麼我拿去實行，處處失敗？我問：我著的，「宗吾臆談」，和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二書，你看過莫有？答：莫有。我問：厚黑學單行本，你看過莫有？答：「莫有。我只聽見人說：做事離不得臉皮厚，

心子黑，我就照這話行去。」我說：你的胆子真大，聽見厚黑學三字，就拿去實行，僅僅失敗，尙能保全生命而還。還算你的造化。我著厚黑學，是用厚黑二字，把一部廿四史，一以貫之，是爲「厚黑史觀」。我著「心理與力學」，定出一條公例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」是爲「厚黑哲理」，基於厚黑哲理，來改良政治經濟外交與夫學制等等，是爲厚黑哲理之應用。其詳具見「宗吾臆談」，及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二書。你連書邊邊都未看見，就去實行，真算胆大。

厚黑學，這門學問，等於學拳術，要學就要學精，否則不如不學，安分守己，還免得挨打。若僅僅學得一兩手，甚或拳師的門也未拜過，一兩手都未學得，遠遠望見有人在習拳術，自己就出手伸脚的打人，烏得不爲人痛打。你想：項羽坑降卒二十萬，其心可謂黑到極點了，而我的書上，還說他黑字欠了研

究，宜其失敗。呂后私通審食其，劉邦佯爲不知，後人詩曰：「果然公大度，容得辟陽侯，一面皮厚到這樣，而於厚字還是欠研究，韓信求封齊王時，若非有人從旁指點，幾乎失敗，厚黑學有這樣的精深，僅僅聽見這個名詞，就去實行，我可以說越厚黑越失敗。」

人問：要如何才不失敗？我說你須先把厚黑史觀，厚黑哲理，與夫厚黑哲理之應用，澈底了解，出而應事，才可免於失敗。兵法：「先立於不敗之地。」又曰：「先爲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」厚黑學亦如是而已。

孫子曰：「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」：處世不外厚黑，厚黑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用兵是奇中有正，正中有奇，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。處世是厚中有黑，黑中有厚，厚黑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厚黑學，與孫子十三篇，二而一，一而二。不知兵而用兵，必至兵敗國亡，不懂厚黑哲理，而就

實行厚黑，必至家破身亡。聞者曰：你這門學問太精深了，還有簡單法子莫有？我答曰：有，我定有兩條公例，你照着實行，不須研究厚黑史觀，和厚黑哲理，也就可以爲英雄，爲聖賢，如欲得厚黑博士的頭銜，仍非把我所有作品，窮年累月的研究不可。

就人格言之，我們可下一公例曰：「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，越厚黑，人格越卑污，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，越厚黑，人格越高尚。」就成敗言之，我們可下一公例曰：「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，越厚黑越失敗，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，越厚黑越成功，」何以故呢？凡人皆以我爲本位，爲我之心，根於天性，用厚黑以圖謀一己之私利，勢必妨害他人之私利，越厚黑則妨害於人者越多，以一人之身，敵千萬人之身，焉得不失敗。人人既以私利爲重，我用厚黑以圖謀公利，卽是替千萬人圖謀私利，替他行使厚黑，當然得千萬

人之贊助，當然成功。我是衆人中的一分子，衆人得利，我當然得利，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。例如曾胡二人，用厚黑以圖謀國家之公利，其心中無絲毫私利之見存，後來功成了，享大名，膺厚賞，難道私人所得的利還小嗎？所以用厚黑以圖謀國家之利，成功固得重報，失敗亦享大名，無奈目光如豆者，見不及此。從道德方面說：攘奪他人之私利，以爲我有，是爲盜竊行爲，故越厚黑人格越卑污。用厚黑以圖謀衆人之公利，則是犧牲我的臉，犧牲我的心，以救濟世人，視人之饑，猶己之饑，視人之溺，猶己之溺，即所謂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，」故越厚黑人格越高尙。

人間世間有許多人，用厚黑以圖謀私利，居然成功，是何道理？我說：這即所謂「時無英雄，遂使豎子成名耳。」與他相敵的人，不外兩種，一種是：圖謀公利而不懂厚黑技術的人，一種是：圖謀私利，而厚黑之技術不如他的人，

故他能取勝。萬一遇着一個圖謀公利之人，厚黑之技術與他相等，則必敗無疑。語云：「千夫所指，無病而死。」因為妨害了千萬人之私利，這千萬人中只要有一人覷着他的破綻，就要乘虛打他。例如史記項王謂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。」其時的百姓，個個都希望他兩人中死去一人，所以項王迷失道，問於田父，田父給曰左，左乃陷大澤中，致被漢兵追及而死，如果是救民水火之兵，田父方保護之不暇，何至會給他呢？我們提倡厚黑救國，這是用厚黑以保衛四萬萬人之私利，當然得四萬萬人之贊助，當然成功。

昔人云：「文章報國」，文章非我所知，我所知者，厚黑而已，自今以往，請以厚黑報國，厚黑經曰：「我非厚黑之道，不敢陳於國人之前，故衆人莫如我愛國也。」叫我不講厚黑，等於叫孔孟不講仁義，試問：能乎不能？我自問：生平有功於世道人心者，全在發明厚黑學，抱此絕學而不公之於世，是爲懷

寶迷邦，豈非不仁之甚乎！李宗吾曰：「鄙人聖之厚黑者也，夫天未欲中國復興也，如欲中國復興，當今之世。舍我其誰，吾何爲不講厚黑哉。」

昔人詩云：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」衆人都說飯好吃，那個知道種田人的艱難，衆人都說厚黑學適用，那個知道發明人的艱難，我那部厚黑學，可說字字皆辛苦。

我這門學問，將來一定要成爲專科，或許還要設專門大學來研究。我打算把發明之經過，和同我研究的人寫出來，後人如仿宋元學案明儒學案，做一部厚黑學案，才尋得出材料。抑或與我建厚黑廟，才有配享人物。

舊友黃敬臨，在成都街上，遇着我說道：多年不見了，聽說你要建厚黑廟，我是十多年以前，就拜了門的，請把我寫一段上去，將來也好配享。我說：不必再寫，你看論語上的林放，見着孔子，只問了「禮之本」三個字，直到而今

，還高坐孔廟中吃冷豬肉，你既有志斯道，卽此一度談話，已是配享而有餘。敬臨又說：我今年已經六十二歲了，因爲欽佩你的學問，不惜拜在門下。我說：難道我的歲數比你小，就夠不上與你當先生嗎？我把你收列門牆，就是你莫大之幸，將來在你的自撰年譜上，寫一筆「吾師李宗吾先生」，也就比「前清誥封某某大夫」光榮多了。

往年同縣羅伯康，致我信說道：「許多人說你講厚黑學，我逢人辯白，說你不厚不黑。」我覆信道：「我發明厚黑學，私淑弟子遍天下，謚我曰：『厚黑先生』，與我書者以作上款，我覆書以作下款，自覺此等稱謂，較之文成公，文正公，光榮多矣，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。不謂足下乃逢人說我不厚不黑，我果何處開罪足下，而足下乃以此報我耶？嗚呼伯康，相知有年，何竟自甘原壤，尙其留意尊脛，免遭尼山之杖。」近日許多人勸我不必再講厚黑學，嗟乎，

滔滔天下，何原壤之多也。

從前發表的厚黑傳習錄，是記載我與衆人的談話，此次的叢話，是把傳習錄擴大之，我從前各種文字，許多人都未看過，今把他全行折散來，與現在的新感想，混合寫之。此次的叢話，是隨筆體裁，內容包含五種：（一）厚黑史觀，（二）厚黑哲理，（三）厚黑學之應用，（四）厚黑學辯證法，（五）厚黑學發明史。我只隨意寫去，不過未分門類罷了。

人問：「既是如此，你何不分類寫之，何必這樣雜亂無章的寫？我說：著書的體裁分兩種，一是教科書體，一是語錄體，凡一種專門學問發生，最初是語錄體，如孔子之論語，釋迦之佛經，六祖之壇經，宋明諸儒之語錄，都是門人就本師口中所說者。筆記下來。老子手著之道德經，可說是自寫的語錄，後人研究他們的學問，才整理出來，分出門類，成爲教科書方式。厚黑學是新發

明的專門學問，當然用語錄體寫出。

宋儒自稱：「滿腔子是惻隱」，而我則「滿腔子是厚黑」，要我講，不知從何處講起，只好隨緣說法，想說什麼，就說什麼，口中如何說，筆下就如何寫。或談古事，或談時局，或談學術，或追述生平瑣事，高興時就寫，不高興就不寫。或長長的寫一篇，或短短的寫幾句，或概括的說，或具體的說，總是隨其興之所至，不受任何拘束，才能把我整個思想寫得出來。

我們用厚黑史觀去看社會，社會就成爲透明體，既把社會真相看出，就可想出改良社會的辦法，我對於經濟政治外交，與夫學制等等，都有一種主張，而此種主張，皆基於我所謂厚黑哲理，我這個叢話，可說是拉雜極了，彷彿是一個大山，滿山的昆蟲鳥獸，草木土石等等，是極不規則的，惟其不規則，才是天然的状态，如果把他整理得厘然秩然，極有規則，就成爲公園的形式，好

固然是好，然而參加了人工，非復此山的本來面目，我把我胸中的見解，好好歹歹，和盤託出，使山的全體表現，有志斯道者，加以整理，不足者補充之，冗蕪者刪削之，錯誤者改正之，開闢成公園也好，在山上採取木石，另建一個峭子也好，抑或捉幾個雀兒，採些花草，拿回家中賞玩也好。如能大規模的開採礦物則更好，再不然，在山上挖點藥去醫病，檢點牛犬糞去肥田，也未嘗不好。我發明厚黑學，猶如瓦特發明蒸汽，後人拿去紡紗織布也好，行駛輪船火車也好，開辦任何工業都好。我講的厚黑哲理，無施不可，深者見深，淺者見淺。有能得我之一體，引而伸之，就可獨成一派。孔教分許多派，佛教分許多派，將來我這厚黑教，也要分許多派。

寫文字，全是興趣，興趣來了，如免起鵬落，稍縱即逝，我寫文字的時候，引用某事，或某種學說，而案頭適無此書，就用蘇東坡「想當然耳」的辦法，

依稀恍惚的寫去，以免打斷興趣。寫此類文字，與講考據不同，乃是心中有一種見解，平空白地，無從說起，只好藉點事物來說，引用某某說，猶如使用樸伙一般，把別人的，偶爾借來用用，若無典故可用，就杜撰一個來用，也無不可。

莊子寓言，是他胸中有一種見解，特借鯤鵬野馬，漁父盜跖以寫之，只求將胸中所見遂出，至鯤鵬野馬。果否有此物。漁父盜跖，是否有此人，皆非所問。胸中所見者，主人也。鯤鵬野馬，漁父盜跖，皆寓舍也。孟子曰：「說詩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意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」讀詩當如是，讀莊子當如是，讀厚黑學也當如是。

昔人謂：「文王周公，繁易，彖辭爻辭，取其象，亦偶觸其機，假令易一日而爲之，其機之所觸少變，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。」達哉所言！戰國策士

，如蘇秦諸人，平日把人情世故，揣摩純熟，其遊說人主也，隨便引一故事，或設一個比喻，機趣橫生，頭頭是道，其途徑與莊之寓言，易之取象無異。宋儒初讀儒書，繼則出入佛老，精研有得，自己的思想，已經成了一個系統，然後退而注孔子之書，藉以明其胸中之理，於是孔門諸書，皆成爲宋儒之鯁野馬，漁父盜跖，而清代考據家，乃據訓詁本義，字字譏彈之，其解釋字義固是，而宋儒所說之道理，也未常不是。九方臬相馬，在牝牡驪黃之外，知此義者，始可以讀朱子之四書集註，無如毛西河諸人不悟，刺刺不休。嗟乎厚黑界中，九方臬何其少，而毛西河諸人何其多也。

研究宋學者，雖不得宋儒語錄。然語錄出自門人所記，有許多靠不住，前人已言之。明朝王學，號稱極盛，然陽明手著之書無多，欲求王氏之學，只有求之傳習錄，及龍谿諸子所記，而天泉證道一夕話，爲王門極大爭點。我嘗說

：「四有四無」之語，假使陽明能夠親手寫出，豈不少去許多糾葛。大學「格物致知」四字，解釋者有幾十種說法。假使曾子當日，記孔子之言，於此四字下，加一二句解釋。不但這幾十種說法不會有，而且朱學與王學爭執，也無自而起。我在重慶，有個姓王的朋友，對我說道：「你先生談話，很有妙趣，我改天邀幾個朋友來談談，把你的談話，筆記下來」。我聽了，大駭，這樣一來，豈不成了宋明諸儒的語錄嗎！萬一我門下出了一個曾子，摹仿大學那種筆法，簡簡單單的寫出，將來厚黑學案中，豈不又要發生許多爭執嗎？於是我趕急仿照我家「聃大公」的辦法，手寫語錄。名曰厚黑叢話，謝絕私人談話，以示大道無私之意。將來如有人說：「我親聞厚黑教主如何說」。你們萬不可聽信。經我這樣的聲明，絕不會再有天泉證道這種疑案了。我每談一理，總是反反覆覆的解說，寧肯重複，不肯簡略，後人再不會像「格物致知」四字，生出許多奇異

厚黑叢話卷一

四〇

的解釋。鄙人之於厚黑學也，可謂盡心焉耳矣，噫！一衣一鉢，傳之者誰乎！

厚黑叢話卷二

成都華西日報民國廿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卅日

有人問道：「你這叢話，你說內容包含：厚黑史觀，厚黑哲理，厚黑學之應用，厚黑學辯證法，及厚黑學發明史，共五部份，你不把他分類寫出，則研究這門學問的人，豈不目迷五色嗎？豈不是故意使他們多費些精神嗎？」我說：「要想研究這種專門學問，當然要用心專研，中國的十三經和廿四史，泛泛讀去，豈不是目迷五色紛亂無章嗎？而真正之學者，就從這紛亂無章之中，尋出頭緒來。如果憚於用心，就不必操這門學問，我只揭出原則，和大綱，有志斯道者，第一步加以闡發，第二步加以編纂，使之成爲教科書，此道就大行了。所以分門別類，挨一挨二的講，乃是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的任務。不是我的任務。」

我從前刊了一本「宗吾臆談」。內面的篇目：(1)厚黑學，(2)我對於聖人之懷疑，(3)心理與力學，(4)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，(5)考試制之商榷。後來我把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，擴大成爲一單行本，曰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。這是業已付了印的，近來我又做有一本「中國學術之趨勢」，已脫稿，尙未發布，這幾種作品，在我的思想上，是一個系統，是建築在厚黑哲理上，但每篇文字，獨立寫去，看不出連貫性，因把地拆散來，在叢話中，混合寫去，一則見得各種說法，互相發明，二則談心理，談學術，是很沉悶的，我把他夾在厚黑學中，正論諧語，錯雜而出，閱者才不至枯燥無味。

我心中有種種見解，不知究竟對與不對，特寫出來，請閱者指駁，指駁越嚴，我越是歡迎，我重在解釋我心中的疑團，並不是想獨創異說。諸君有指駁的文字，就在報上發表，我總是細細的研究，認爲指駁得對的，自己修改了即

是，認爲不對，我也不回辯，免至成爲打筆墨官司，有失研究學問的態度。我是主張思想獨立的人，我的心坎上，絕不受任何人的壓抑，同時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獨立，所以駁詰我的文字，不能回辯。我倡的厚黑史觀，和厚黑哲理，倘被人推翻，我就把這厚黑教主，讓他充當，拜在他門下稱弟子，何以故？服從真理故。

宇宙真理，明明的擺在我們面前，我們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，無須請人替我研究。古今的哲學家，乃是我 and 真理中間的介紹人，他們所介紹的，有無錯誤，不可得知，應該離開了他們的說法，直接去研究一番。有個朋友，讀了我所作的文字，說道：「這些問題，東西洋哲學家，討論的很多，未見你引用，并且學術上的專名詞，你也少用，可見你平時對於這些學說，少有研究。」我聽了這個話，反把我所作的文字，翻出來，凡引有哲學家的名字，及學術上的

專名詞，盡量刪去，如果名詞不夠用，就自己造一個來用，直抒胸臆，一空依傍。偶爾引有古今人的學說，乃是用我的斗秤，去衡量他的學說，不是以他的斗秤，來衡量我的學說。換言之，乃是我去審判古今哲學家，不是古今哲學家來審判我。

中國從前的讀書人。一開口即是詩云書云，孔子曰，孟子曰。戊戌政變以後，一開口即是達爾文曰，盧梭曰，後來又添些杜威曰，羅素曰，馬克斯曰，純是以他人的思想為思想，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樣，自己也不伸頭去窺一下，未免過於懶惰了！假如駁我的人，引了一句孔子曰，即是以孔子為審判官，以四書五經為新刑律，叫李宗吾來案候審，引了一句達爾文諸人曰，即是以達爾文諸人為審判官，以他們的作品為新刑律，叫李宗吾來案候審。像這樣的審判，我是絕對不到案的。有人問：「要誰人才能審判你呢？」我說：你就可以審判

我，以你自家的心爲審判官，以眼前的事實爲新刑律，例如說道：「李宗吾，據你這樣說，何以我昨日看見一個人做的事不是這樣？今日看見一隻狗，也不是這樣？可見你說的道理不確實。」如果能夠這樣的判斷，我任是輸到何種地步，都要與你立一個鐵而無私的德政碑。

牛頓和愛因斯坦的學說，任人懷疑，任人攻擊，未嘗強人信從，結果反無人不信從。註太上感應篇的人說道：「有人不信此書，必受種種惡報。」關聖帝君的覺世真經說道：「不信吾教，請試吾刀。」這是由於這兩部書所含學理，經不得研究，無可奈何，才出於威嚇之一途。我在厚黑界的位置，等於科學界的牛頓和愛因斯坦，假如不許人懷疑，不許人攻擊，卽無異於說：我發明的厚黑學，等於太上老君感應篇，和關聖帝君的覺世真經，豈不是我自已詆毀自己嗎？

有人說：假如人人思想獨立，各創一種學說，思想界豈不成紛亂狀態嗎？我說：這是不會有的，世間的真理，只有一個，如果有兩種或數種學說，互相違反，你也不必抑制那一種，只叫他澈底研究下去，自然會把真理發見出來，真理所在，任何人都不能反對的，例如穿衣吃飯的事，叫人人獨立的研究，得的結果，都是餓了要吃，冷了要穿，同歸一致。凡所謂衝突者，都是互相抑制生出來的。假如各種學說，個個獨立，猶如林中樹子，根根獨立，有何衝突？樹子生在林中。採用與否，聽憑匠師，我把我的說法，宣布出來，採用與否，聽憑衆人。那有閉心，同人打筆墨官司。如果務必強天下之人，盡從己說，真可謂自取煩惱，而衝突於是乎起矣。程伊川，蘇東坡，見不及此，以致洛蜀分黨，把宋朝的政局，鬧得稀濫。朱元晦，陸象山，見不及此，以致朱陸分派，一部宋元學案，明儒學案，打不完的筆墨官司，而我則不然，讀者要學厚黑

學，我自然不吝教，如其反對我，則是甘於自誤，我也只好付之一嘆。

拙著宗君臆談，流傳至北平，去歲有人把厚黑學抽出翻印。向舍姪徵求同意，并說道：「你家伯父，是八股出身，而今凡事都該歐化，他老人家那套筆墨，實在來不倒。等我們與他改過，意思不變更他的，只改爲新式筆法就是了。」我聞之，立發航信說道：「孔子手著的春秋，旁人可改一字嗎？他們只知道筆墨像八股，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學，思想之途逕，內容之組織，完全是八股的方式，特非老於八股者，看不出來。宋朝一代講理學，出了文天祥陸秀夫諸人來結局，一般人都說可爲理學生色。明清兩代以八股取士，出了一個厚黑教主來結局，可爲八股生色。我的厚黑哲理，完全從八股中出來，算是真正的國粹，我還希望保存國粹的先生，由厚黑學而上溯八股，僅僅筆墨上帶點八股氣，你們都容不過嗎？要翻印，就照原文一字不改，否則不必翻印。」那知後來書

印出來，還是與我改了些，特此聲明，北平出版的厚黑學，是贗本，以免貽誤後學。

大凡有一種專門學問，就有一種專門文體，所以論語之文體，與春秋不同。老子之文體，與論語不同，佛經之文體，與老子又不同。在心爲思想，在紙爲文字，專門學問之發明者，其思想與人不同，故其文字也與人不同。厚黑學是專門學問，當然另有一種文體，聞者說道：「李宗吾不要自誇，你那種文字，任何人都寫得出來。」我說，不錯，不錯，這是由於我的厚黑學，任何人都做得來的緣故。

我寫文字，定下三個要件：「見得到，寫得出，看得懂，」只求合得到這三個要件就夠了。我執筆時，只把我胸中的意見寫出，不知有文法，更不知有文言白話之分，之字的字，乎字嗎字，任使用之，民國十六年刊的一宗吾臆

談」，十八年刊的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都是這樣，有人問我：「是什麼文體？」我說：「是厚黑式文體」。近見許多名人的文字，都帶點厚黑式，意者中國其將興乎！

有人說：「我替你**把厚黑學**，譯爲西洋文，你可把曹操劉備這些典故改爲西洋典故，外國人才看得懂。」我說：我的厚黑學，決不能譯爲西洋文，也不能改爲西洋典故，西洋人要學這門學問，非來讀一下中國書，研究一下中國歷史不可。等於我們要學西洋科學，非學英文德文不可。

北平賡本厚黑學，有幾處把我的八股式筆調，改爲歐化式筆調，倒也無關緊要，只是有兩點，把原文精神失掉，不得不聲明：（一）我發出厚黑學，是把中外古今的事，逐一印證過，覺得道理不錯了，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劉備孫權幾個人，舉以爲例。又追溯上去，再舉劉邦項羽爲例，意在使讀者，舉一反三

，根據三國和楚漢兩代的原則，以貫通一部廿四史。原文有曰：「楚漢之際，有一人焉，厚而不黑，卒歸於敗者，韓信是也。……楚漢之際，有一人焉，黑而不厚，亦歸於敗者，范增是也。……」這原就是楚漢人物，當下指點，更覺親切。北平賸本，把這幾句刪去，逕說韓信以不黑失敗，范增以不厚失敗，諸君試思：一部廿四史中的人物，以不厚不黑失敗者，豈少也哉！鄙人何至獨舉韓范二人。北平賸本，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。（二）厚黑傳習錄中，求官六字真言，先總寫一筆曰：「空，貢，冲，捧，恐，送。」註明此六字俱是仄聲。做官六字真言，總寫一筆曰：「空，恭，繃，兇，騁，弄。」註明此六字俱是平聲，以下逐字分疏。每六字俱是疊韻，唸起來音韻鏗鏘，原欲官場中人，朝夕持誦，用以替代佛書上唵嘛呢叭囉吽六字，或南無阿彌陀佛六字。倘能虔誠持誦，立可到極樂世界。不比持誦經咒或佛號，尚須待語來世。這原是我

一種救世苦心，北平贗本，把總寫之筆刪去，逕從逐字分疏說起，則讀者只知逐字埋頭工作，不能把六字作咒語或佛號，虔誠諷誦，收效必鮮，此則北平贗本不能不負答者也。

近有許多人，請我把厚黑學，重行翻印，我說這也無須，所有民元發表的厚黑學，我把他融化於此次叢話中，遇有重要的地方，就把原文整段寫出，讀者只讀叢話就是了，不必再讀原本。至於北平贗本，經我這樣的聲明，也可當真本使用，諸君前往購讀，也不會貽誤。

厚黑學，共分三步工夫：第一步「厚如城牆，黑如煤炭。」人的面皮，最初薄如紙一般，我們把紙疊起來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厚如城牆了。心子最初作乳白狀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藍色，再進就黑如煤炭了。到了這個境界，只能算初步，何以故呢？城牆雖厚，轟炸得破，即使城牆之外，再築幾十層

城牆，仍還轟炸得破，仍爲初步。煤炭雖黑，但顏色討厭，衆人不敢挨近他，即使煤炭之上，再灌以幾罐缸墨水，衆人仍不敢挨近他，仍爲初步。

第二步：「厚而硬，黑而亮。」深於厚學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絲毫不能動，劉備就是這樣人，雖以曹操之絕世奸雄，都把他莫奈何，真可謂硬之極了。深於黑學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買主越多，曹操就是這類人，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天下豪俊，奔集其門，真可謂黑得透亮了。人能造到第二步，較之第一步，自然有天淵之別，但還著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操的本事，我們一着眼就看得出來。

第三步：「厚而無形，黑而無色。」至厚至黑，天下後世，皆以爲不厚不黑，此種人只好於古之大聖大賢中求之。有人問：「你講厚黑學，何必講得這樣精深？」我說：「這門學問，本來有這樣精深。儒家的中庸，要講到『無聲無臭』

才能終止。學佛的人，要到「菩提無樹，明鏡非臺」，才能證果。何況厚黑學，是千古不傳之秘，當然要到「無形無色」，才算止境。

吾道分上中下三乘，前而所說：第一步是下乘，第二步是中乘，第三步是上乘，我隨緣說法，時而說下乘，時而說中乘上乘，時而三乘會通來說，聽者往往覺得我的話互相矛盾，其實始終是一貫的，只要知道吾道分上中下三乘，自然就不矛盾了。我講厚黑學，雖是五花八門，東拉西扯，仍滴滴歸源，猶如樹上千枝萬葉。千花百果，俱是從一株樹上生出來的，枝葉花果之外，別有樹之生命在。金剛經曰：「若以色見我，若以聲音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諸君如想學厚黑學；須在佛門中，參悟有得，再來聽講。

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，勸勸懇懇，言之不厭其詳，乃領悟者殊少，後閱五燈會元，及論孟等書，見禪宗教人，以說破爲大戒，孔子「舉一隅，不以三

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孟子「隱而不發。躍如也，」然後知禪學及孔孟之說盛行，良非無因，我自悔教授法錯誤，故十六年刊「宗吾臆談」，厚黑學僅略載大意，出言彌簡，屬望彌殷，噫！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世尊說法四十九年，厚黑學是內聖外王之學，我已說廿四年，打算再說廿六年，湊足五十年，比世尊多說一年。

有人勸我道：「你的怪話，少說些，外面許多人指責你，你也應該愛惜名譽。」我道：我有一自警之語：「吾愛名譽，吾尤愛真理。」話之說得說不得，我內斷於心，未下筆之先，遲回審慎，既著於紙，聽人攻擊，我不答辯。但攻擊者說的話，我仍細細體會，如能令我心折，即自行修正。

有個姓羅的朋友，留學日本歸來，光緒卅四年，與我同在富順中學堂當教習，民國元年，他從懋功知事任上回來，我在成都學道街棧房內，會着他，他

把任上的政績告訴我，頗爲得意，後來被某事呈誤，官失掉了，案子還未了結，言下又甚憤恨。隨談及厚黑學，我細細告訴他，他聽得津津有味，我見他聽入了神，猝然站起來，把棹子一拍，厲聲說道：「羅某！你生平作事，有成有敗，究竟你成功的原因，在什麼地方？失敗的原因，在什麼地方？你摸着良心說，究竟離脫這二字沒有？速說！速說！不許遲疑！」他聽了我的話，如雷貫耳，呆了許久，嘆口氣說道：「真是沒有離脫這二字！」此君在吾門，可稱頓悟。

我告訴讀者一個秘訣，大凡行使厚黑學，外面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，不能赤裸裸的顯露出來。王莽之失敗，就是由於後來把他顯露出來的原故。如果終身不露，恐怕至今孔廟中，還有王莽一席之地。韓非子說：「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」，這個法子，諸君不可不知，假如有人問你：「認得李宗吾否？」你須放出

一種很莊嚴的面孔說道：「這個人壞極了，他是講厚黑學的，我認他不得。」口雖如此說。心中却供一個「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神位」。果能這樣做，包管你生前的事業，驚天動地，死後還要在孔廟中，吃冷豬肉。我每聽見有人說道：「李宗吾壞極了！」我就非常高興道：「吾道大行矣！」

還有一層，前面說：「厚黑上面，要糊一層仁義道德，」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，假如遇着講性學的朋友，你向他講仁義道德，豈非自討莫趣？此時應當糊上「戀愛神聖」四字。若遇着講馬克斯的朋友，就糊上「階級鬥爭，勞工專政」八字，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？總之厚黑二字是萬變不離其宗，至於表面上應該糊以什麼，則在學者因時因地，神而明之。

宗吾臆談中，載有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及辦事二妙法，許多人問我是怎樣的，茲把原文照錄於下：

我把厚黑學，發布出來，有人向我說：「你這門學問，博大精深，我們讀了，不能受用，請你指示點切要門徑。」我問：「你的意思打算做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想做官」。我於是傳他求官六字真言：「空，貢，沖，捧，恐，送。」此六字俱是仄聲，其意義如下：

(一)空，即空閒之意，分兩種，(一)指事務而言，求官的人，定要把諸事放下，不工，不商，不農，不賈，書也不讀，學也不教，跑在成都住起，一心一意，專門求官。(二)指時間而言，求官要有耐心，着不得急，今日不生效，明日又來，今年不生效，明年又來。

(二)貢，這個字是借用的，是我們川省的方言，其意義等於鑽營之鑽。鑽進鑽出，可說貢進貢出。求官要鑽門子，這是衆人都知道的，但定義很不好，有人說：貢字的定義，是「有孔必鑽」。我說：錯了，錯了，你只說得一

半，有孔才鑽，無孔者其奈之何！我下的定義，是：「有孔必鑽，無孔也要入。」有孔者擴而大之，無孔者取出鑽子，新開一眼。

(三)冲，普通所說的吹牛，川省說是冲帽壳子，冲分爲二，一口頭上，二文字上，每門又分爲二；口頭上分普通場所，及在上臺面前兩種。文字上分報章雜誌上，及投遞條陳說帖兩種。

(四)捧，即是捧場而那個捧字，戲台上魏公出來，那華歆的舉動，是絕好的模範。

(五)恐，是恐嚇之意，是他動詞，這個理很精深，我不妨多講幾句，官之爲物，何等寶貴，豈能輕易給人，有些人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，還不生效，就是少了恐字工夫。其方法是把當局的人，要害尋出，輕輕點他一下，他就會惶然大駭，立把官兒送出來。學者須知：恐字與捧字，是互相爲用的，善恐

者捧之中有恐，旁觀的人，見他在上峯面前，說的話，句句是阿諛逢迎，其實上峯聽之，汗流浹背。善捧者恐之中有捧，旁觀的人，見他丰骨稜稜，句句話責備上峯，其實聽之者滿心歡喜，骨節皆酥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，是在求官者之細心體會。最要緊的，用恐字時，要有分寸。如用過度，大人先生，老羞成怒，與我作起對來，豈不與求官之宗旨大背，這又何苦乃爾，非到無可奈何時，恐字不可輕用，切囑切囑。

(六)送，即是送東西，分大小二種：一大送：把銀元一包一包的拿出來送。二小送：如送春茶火肘，及請上館子之類。所送之人有二：一操用舍之權者。二未操用舍之權，而能予我以助力者。

有人能把六字一一做到，包管字字發生奇效。那大人先生，獨居深念，自言自語道：某人想做官，已經說了許久，(空字之效)，他與我有某種關係，(

賁字之效)，其人很有點才具，（冲字之效），對於我也很好，（棒字之效），但此人有壞才，如不安置，未必不搗亂，（恐字之效），想至此處。回顧室中，黑壓壓的，或白亮亮的，擺了一大堆，（送字之效），也就無話可說，掛出牌來，某缺着某人署理。求官至此，功行圓滿，於是走馬上任，實行做官六字真言。

做官六字真言：「空，恭，繃，兇，鬻，弄」此六字俱是平聲，其意義如下：

（一）空，即空洞的意思，分二種：一文字上：凡批呈詞，出文告，都是空空洞洞的，其中奧妙，我難細說，讀者請往各官廳，把壁上的文字，從東轆門讀到西轆門，就可恍然大悟。二，辦事上：任辦何事，都是活搖活動，東倒也可，西倒也可。有時辦得雷厲風行，其實暗中藏得有退路，如果見勢不佳，

就從那條路抽身走，絕不會把自己牽掛着，鬧出移交不清，及撤任查辦等笑話。

(二)恭，即卑躬折節，脅肩諂笑之類。分直接間接兩種：直接指對上司而言。間接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，丁役，姨太太等而言。

(三)繃，即俗語所謂繃勁，是恭字的反面字，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。分兩種：一儀表上：赫赫然大人物，凜不可犯。二言談上：儼然腹有經綸，槃槃大才。

上述對上司用恭，對下屬及老百姓用繃，是指普通而言，然亦不可拘定，須認清飯甌子所在地，看操我去留之權者，在乎某處。對飯甌子所在地用恭，非飯甌子所在地用繃。明乎這個理，有時對上司反可用繃，對下屬及老百姓反該用恭。

(四)兇，只要能達我之目的，就使人賣兒貼婦，亡身滅家，也不必管。但有一層要注意，兇字上面，定要蒙一層仁義道德。

(五)聾，卽耳聾，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爲之。聾字包有瞎字之意，文字上的詆罵，閉目不視。

(六)弄，卽弄錢之弄，川省俗語，往往讀作平聲，千里來龍，此處結穴，前面十一字，都爲此字而設，弄字與求官之送字相對，要有送，才有弄。但弄字要注意，看公事上通得過，通不過，如果通不過，自己墊點腰包也不妨，如通得過，那就十萬八萬，都不謙虛。

以上十二字，我不過粗舉大綱，許多精義，都未發揮，有志於官者，可按着門類自己去研究。

有人問我辦事秘訣，我授以辦事二妙法如下：

(一) 鋸箭法，相傳：有人中箭，請外科醫生治療，醫生將箭幹鋸下卽，索謝禮，問何不將箭頭取出？答：「這是內科的事，你去尋內科好了。」現在各官廳，與夫大辦事家，都是用着這種方法，譬如批呈詞云：「據呈某某等情，實屬不合已極，仰候令飭該縣知事，查明嚴辦，」等語，「不合已極」四字，是鋸箭幹，「該知事」是內科。抑或云：「仰候轉呈上峯核辦」，那「上峯」就是內科。又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，我說：「此事我很贊成，但是還要同某人商量。」「很贊成」三字，是鋸箭幹，「某人」是內科。又或說：「我先把某部份辦了，其餘的以後辦。」「先辦」是鋸箭幹，「以後」是內科。此外有只鋸箭幹，並不命尋內科的，也有連箭幹都不鋸，命其逕尋內科的。種種不同，細參自悟。

(二) 補鍋法，家中鍋漏，請補鍋匠來補，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鍋底煤煙，一面對主人說道：「請點火來我燒菸」，乘着主人轉背之際，用鐵錘在鍋上

，輕輕敲幾下，那裂痕就增長了許多，主人轉來，指與他看道：「你這鍋，裂痕很長，上面油膩了，看不見。我把鍋煙刮開，就現出來了，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，」主人埋頭一看，說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今天不遇着你，我這鍋恐怕不能用了。」及到補好，主人與補鍋匠，皆大歡喜而散。有人曾說：「中國變法。有許多地方，是把好肉割壞來醫。」這即是用的補鍋法。左傳上：鄭莊公縱容其叔段，使他多行不義，才用兵討伐，也是補鍋法，歷史上這類事很多，舉不勝舉。

大凡辦事的人，怕人說他因循，就用補鍋法，無中生有，尋些事來辦。及到事情棘手，就用鋸箭法，脫卸過去，後來箭頭潰濫了，反大罵內科壞事。我國的政治，大概前清官場，是用鋸箭法，變法諸公，是用補鍋法，民國以來是鋸箭補鍋二法互用。

上述二妙法，是辦事公例，合得到這公例的就成功，違反這公例的就失敗。我國政治家，推管子爲第一，他的本事，就是把這兩個法子，用得圓轉自如，狄人伐衛，齊國按兵不動，等到狄人把衛滅了，才出來做「興滅國，繼絕世」的義舉，這是補鍋法。召陵之役，不責楚國僭稱王號，只責他包茅不貢，這是鋸箭法。那個時候，楚國的實力，遠在齊國之上，管仲敢於勸齊桓公興兵伐楚，可說是把鍋敲濫來補。及到楚國露出反抗的態度，他立即鋸箭了事。召陵一役，以補鍋法始，以鋸箭法終，管仲把鍋敲濫了，能把他補起，所以稱爲「天下才」。

明季武臣，把流寇圍住了，故意放他出來，本是用的補鍋法。後來制他不住，竟至國破君亡，把鍋敲濫了補不起，所以稱爲「誤國庸臣」。岳飛想恢復中原，迎回二帝，他剛剛才起了取箭頭的念頭，就遭殺身之禍。明英宗被也先

捉去，于謙把他弄回來，算是把箭頭取出了，仍遭殺身之禍。何以故？違反公例故。

晉朝王導爲宰相，有一個叛賊，他不去討伐，陶侃責備他，他覆書道：「我遵養時晦，以待足下。」侃看了這封信，笑道：「他無非是遵養時賊罷了。」王導遵養時賊，以待陶侃，卽是留着箭頭，以待內科。諸名士在新亭流涕，王導變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對泣。」他義形於色，儼然手執鐵鎚，要去補鍋，其實說兩句漂亮話：就算完事，懷愍二帝，陷在北邊，永世不返，箭頭永未取出。王導此等舉動，略略有點像管仲，所以史上稱他爲「江左夷吾」，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實行去，包管成爲管子而後，第一個大政治家。

我著的厚黑經，說得有：「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，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，

「後來我改爲：『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，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，』有人問我：『世間那有這種東西？』我說：『手足的繭疤，是越磨越厚，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』人的心，生來是黑的，遇着講因果的人，講理學的人，拿些仁義道德，蒙在上面，才不會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體，自然出現

中國幅員廣大，南北氣候不同，物產不同，因之人民的性質也就不同。於是文化學術，無在不有南北之分。例如：北有孔孟，南有老莊，兩派截然不同，曲分南曲北曲，字分南方之帖，北方之碑，拳術分南北兩派，禪宗亦分南能北秀，等等盡是。厚黑學是一種大學問，當然也要分南北兩派。門人問厚黑，宗吾曰：南方之厚黑歟，北方之厚黑歟，任金革，死而不顧，北方之厚黑也，賣國軍人居之。革命以教，不循軌道，南方之厚黑也，投機份子居之。人問：

究竟學南派好，還是學北派好？我說：你何糊塗乃爾，當講南派，就講南派，當講北派，就講北派。口南派而實行北派，是可以的，口北派而實行南派，也是可以的，純是相時而動，豈能把南北成見，橫互胸中。民國以來的人物，有由南而北的，有由北而南的，又復南而北，北而南，往返來回，已不知若干次，獨你還徘徊歧路，向人問南派好嗎？北派好呢？我實在無從答覆。

有人問我道：「你既自稱厚黑教主，何以你做事每每失敗，何以你的學生，本事比你大，你每每吃他的虧？」我說：你這話差了，凡是發明家，都不可登峯造極，儒教是孔子發明的，孔子登峯造極了，顏曾思孟去學孔子，他們的學問，就比孔子低一層，周程朱張去學顏曾思孟，學問又低一層，後來學周程朱張的又低一層，一輩不如一輩，老子發明道教，釋迦發明佛教，其現象也是這樣，這是由於發明家本事太大的原故。惟西洋科學則不然，發明的時候很

粗淺，越研究越精深，發明蒸汽的人，只悟得汽衝壺蓋之理，發明電氣的人，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，後人繼續研究下去，造出種種機械，有種種用途，爲發明蒸汽電氣的人，所萬不及料，可見西洋科學，是後人勝過前人，學生勝過先生，我的厚黑學，與西洋科學相類，只能講點汽衝壺蓋，死蛙運動，中間許多道理，還望後人研究，我的本事，當然比學生小，遇着他們，當然失敗，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，他們自己，又被學生打敗，一輩勝過一輩，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。

又有人問我道：「你既發明厚黑學，爲什麼未見你做些轟轟烈烈的事？」我說道：「你們的孔夫子，爲什麼未見他做些轟轟烈烈的事？他講的爲政爲邦，道千乘之國，究竟實行了幾件？曾子著一部大學，專講治國平天下，請問他治的國在那裏？平的天在那裏？子思著一部中庸，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，請

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？你去把他們問明了，再來同我講。

世間許多學問我不講，偏要講厚黑學，許多人都很詫異，我可把原委說明：我本來是孔子信徒，小的時候，父親與我命的名，我嫌他不好，見禮記上，孔子說：「儒有今人與居，古人與稽，今世行之，後世以爲楷。」就自己改名世楷，字宗儒，表示信從孔子之意。光緒癸卯年冬，四川高等學堂開堂，我從自流井赴成都，與友人雷讐哲同路，每日步行百里，途中無事，縱談時局，并尋些經史來討論，讐哲有他的感想，就改字鐵崖。我覺得儒教不能滿我之意，心想與其宗孔子，不如宗我自己，因改字宗吾。這宗吾二字，是我思想獨立之旗幟，今年歲在乙亥，不覺已整整的三十二年，自從改字宗吾後，讀一切經史，覺得破綻百出，是爲發明厚黑學之起點。

及入高等學堂，第一次上講堂，日本教習池永先生演說道：「操學問，全

靠自己，不能靠教師。教育二字，在英文爲 (Education)，照字義是「引出」之意。世間一切學問，俱是我腦中所固有，教師不過「引之使出」而已。并不是拿一種學問來，按入學生腦筋內。如果學問是教師給與學生的，則是等於此桶水，傾入彼桶，只有越傾越少的，學生只有不如先生的，而學生每每有勝過先生者，即是由於學問是各人腦中固有的原故。腦如一個囊，中貯許多物，教師把囊口打開，學生自己伸手去取，就是了。」他這種演說，恰與宗吾二字冥合，於我印象很深，覺得這種說法，比朱子所說「學之爲言效也」，精深得多。後來我學英文，把字根一查，果然不錯。池永先生這個演說，於我發明厚黑學，有很大的影響。我近來讀報章，看見日本二字，就刺眼，凡是日本人的名字，都覺得討厭，獨有池永先生，我始終是敬佩的，他那種和藹可親的樣子，至今還常在我腦中。

我在學堂時，把教習口授的，寫在一個副本上，書面大書「固囊」二字，許多同學不解，問我：是何意義？我說：并無意義，是隨便寫的。這固囊二字，我自己不說明，恐怕後來的考古家，考過一百年，也考不出來。「固囊者，腦是一個囊，副本上所寫，皆囊中固有之物也。」題此二字，聊當座右銘。

池永先生教理化數學。開始即講水素酸素，我就用「引而出之」的法子，在腦中搜索，走路吃飯睡覺都在想，看還可以引出點新鮮的東西否，以後凡遇他先生所講的，我都這樣的工作，那知此種工作，真是等於王陽明之格竹子，幹了許久許久，毫無所得。於是廢然思返，長嘆一聲道：「今生已過也，再結後生緣。」我從前被八股縛束久了，一聽見廢科舉，興學堂，歡喜極了，把家中所有四書五經，與夫詩文集等等，一火而焚之，及在學堂內，住了許久，大失所望，有一次，星期日，在成都學道街，買了一部莊子，雷民心見了詫異道

；「你買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甯民心，科學這門東西，你我今生還有希望嗎？他是茫茫大海的，就是自己心中，想出許多道理，也莫得器械來試驗，還不是等於空想罷了。在學堂中，充其量，不過在書本上，得點人云亦云的智識，有何益處，只好等兒子兒孫，再來研究，你我今生算了。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國古書上尋一條路來走。」他聽了這話，也同聲嘆息。

我在高等學堂的時候，許多同鄉同學的朋友，都加入同盟會，有個朋友，曾對我說：「將來我們起事，定要派你帶一支兵。」我聽了非常高興，心想古來當英雄豪傑，必定有個秘訣，因把歷史上的事，彙集攏來，用歸納法，搜求他的秘訣，經過許久，茫無所得。宣統二年，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，（其時校長名曰監督。）有一夜，睡在監督室中，偶然想到曹操劉備孫權幾個人，不禁搥床而起曰：「得之矣！得之矣！古之所謂英雄豪傑者，不外面厚心黑而已

「觸類旁通，頭頭是道，一部廿四史，都可一以貫之。那一夜，我終夜不寐，心中非常愉快，儼然像王陽明在龍場驛大澈大悟，發明格物致知之理一樣。

我把厚黑學發明了，自己還不知這個道理對與不對，我同鄉同學中，講到辦事才，以王簡恆爲第一，雷民心嘗呼之爲「大辦事家」。適逢簡恆進富順城來，我就把發明的道理，說與他聽，請他批評。他聽罷，說道：「李宗吾，你說的道理，一點不錯。但我要忠告你，這些話，切不可拿在口頭說，更不可見諸文字，你儘管照你發明的道理，埋頭做去，包你幹許多事，成一個偉大人物。你如果在口頭或文字上發表了，不但終身一事無成，反有種種不利。」我不聽良友之言，竟自把他發表了，結果不出簡恆所料，諸君！諸君！一面讀厚黑學，一面須切記簡恆箴言。

我從前意氣甚豪，自從發明了厚黑學，就心灰意冷，再不想當英雄豪傑了

。跟着我又發明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及辦事二妙法。這些都是民國元年的文字。反正後許多朋友，見我這種頹廢樣子，與從前大異，很爲詫異，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假使我不講厚黑學，埋頭做去，我的世界，或許不像現在這個樣子，不知是厚黑學誤我，還是我誤厚黑學。

厚黑學一書，有些人讀了，慨然興嘆，因此少出了許多英雄豪傑。有些人讀了，奮然興起，因此又多出了許多英雄豪傑。我發明厚黑學，究竟爲功爲罪，只好付諸五殿閻羅裁判。

我發表厚黑學的時候，念及簡恆之言，遲疑了許久，後來想到朱竹垞所說：「寧不食兩廡豚肩，風懷一詩，斷不能刪。」奮然道：「英雄豪傑可以不常，這篇文字，不能不發表。」就毅然決然，提筆寫去，而我之英雄豪傑的希望，從此就斷送了。讀者只知厚黑學適用，那知我是犧牲一個英雄豪傑，掉換來

的，其代價不爲不大。

其實朱竹垞刪去風懷一詩，也未必能食兩廡豚肩，我把厚黑學祕爲獨得之奇，也未必能爲英雄豪傑，於何徵之呢？即以王簡恆而論，其於吾道算是獨有會心，以他那樣的才具，宜乎有所成就，而孰知不然。反正時，他到成都，張列五委他某縣知事，他不幹，回到自井，民國三年，討袁之役，熊楊在重慶獨立，富順響應，自井推簡恆爲行政長。事敗，富順廖秋華，郭集成，刁廣孚，被捕到瀘州，廖被大辟，郭刁破家得免，簡恆東藏西躲，晝伏夜行，受了雨淋，得病，纏綿至次年死，身後非常蕭條。以簡恆之才具之會心，還是這樣的結果，所以讀我厚黑學的人，切不可自命爲得了明人的指點，即便自滿。

民國元年，我到成都住童子街，公論日報社內，與廖緒初，謝綬青，楊仔耘藉人同住，他們再三慫恿我，把厚黑學寫出來，緒初并說道：「你如果寫出

來，我與你做一序，」我想：「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，繩趨矩步，朋輩呼之爲「廖大聖人」，他都說可以發表，當然可以發表。」我遂逐日寫去，我用的別號，是獨尊二字，取「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」之意，緒初用淡然的別號，作一序曰：「吾友獨尊先生，發明厚黑學，成書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，嬉笑怒罵，亦云苛矣，然考之中外古今，與夫當世大人先生，舉莫能外，誠宇宙至文哉！世欲業斯學，而不得門徑者，當不乏人，特勸先生登諸報端，以餉後學，他日更刊爲單行本，普渡衆生，同登彼岸，質之獨尊，以爲何如。民國元年，月日，淡然。」那知一發表，讀者譁然。說也奇怪，我與緒初同是用別號，乃廖大聖人之稱謂，依然如故，我則博得李厚黑的徽號

緒初辦事，富有毅力，毀譽在所不計，民國八年，他當省長公署教育科科

長，其時校長縣視學（縣視學即後來之教育局長）任免之權，操諸教育科。楊省長對於緒初，倚畀甚殷，緒初簽呈任免之人，無不照准，有時省長下條子，任免某人，緒初認為不當者，將原條退還，楊省長不以爲忤，而信任益堅。最奇的，其時我當副科長，凡是得了好處的人，都稱頌曰：「此廖大聖人之賜也」，如有倒飯子的，被記過的，要求不遂的，預算被核減的，往往對人說道：「這是李厚黑幹的」，成了個「善則歸廖緒初，惡則歸李宗吾」，緒初今雖死，舊日教育科同事諸人，如侯克明黃治政等尚在，請他們當天說，究竟這些事，是不是我幹的？究竟緒初辦事，能不能受旁人支配？我今日說這話，并不是卸責於死友，乃是舉出我經過的事實，證明簡恆的話，是天經地義，「厚黑學三字，斷不可拿在口中講。」我厚愛讀者諸君，故敢掬誠相告。

未必緒初把得罪人之事，向我推卸嗎？則又不然，有人向他說及我，緒初

卽說道：「某某事是我幹的，某人怪李宗吾，你可叫某人來，我當面對他說，與宗吾無干。」無奈緒初越是解釋，衆人越說緒初是聖人，李宗吾幹的事，他還要代他受過，非聖人而何？李宗吾能使緒初這樣做，非大厚黑而何？雷民心曰：「厚黑學做得說不得」，真絕世名言哉！後來我也掙得聖人的徽號，不過聖人之上，冠有厚黑二字罷了。

聖人也，厚黑也，二而一，一而二也。莊子說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聖人與大盜的真相，莊子是看清楚了。跖之徒問於跖曰：『盜有道乎？』跖曰：『奚啻其有道也，夫妄意關內中藏，聖也，入先，勇也，出後，讒也，知時，智也，分均，仁也，不通此五者，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。』聖勇義智仁五者，本是聖人所做的，跖能竊用之，就成爲大盜，反過來說，厚黑二者，本是大盜大詐所做的，人能善用之，就可成大聖大賢。試舉例言之：胡林翼曾說：

「只要於公家有利，就是頑鈍無恥的事，我都要幹。又說：「辦事要包攬把持，」所謂頑鈍無恥也，包攬把持也，豈非厚黑家所用的技術嗎？林翼能善用之，就成爲名臣了。

王簡恆和廖緒初，都是我很佩服的人，緒初辦旅省敍屬中學堂，和當省議會議員，只知爲公二字，什麼氣都受得，有點像胡林翼之頑鈍無恥，簡恆辦事，獨行獨斷，有點像胡林翼之包攬把持，有天我當着他二人說道：「緒初得了四字訣，簡恆得了黑字訣，可稱吾黨健者。」歷引其事以證之。二人欣然道：「照這樣說來，我二人可謂各得聖人之一體了」，我說道：百年後有人與我建厚黑廟，你二人都是有配享希望的。

民國元年，我在成都公論日報社內寫厚黑學，有天緒初到我室中，見案上寫有一段文字：「楚漢之際，有一人焉，厚而不黑，卒歸於敗者，韓信是也。

袴下之辱，信能忍之，面之厚可謂至矣。及爲齊王，果從爛通之說，其貴誠不可言，獨奈何惓惓於解衣推食之私情，貿然曰，「一衣人之衣者，懷人之愛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，」卒至長樂鐘室，身首異處，夷及三族，謂非咎由自取哉。楚漢之際，有一人焉，黑而不厚，亦歸於敗者，范增是也。……。」

緒初把我的稿子讀了一遍，轉來把韓信這一段，反覆讀之，嘿然不語，長嘆一聲而去。我心想道：這就奇了，韓信厚有餘而黑不足，范增黑有餘而厚不足，我原是二者對舉，他怎麼獨有契於韓信這一段？我下細思之，才知緒初正是厚有餘而黑不足的人，他是盛德夫子，叫他忍氣，是做得來，叫他做狠心的事，他做不來，患寒病的人，吃着滾水很舒服；患熱病的人，吃着冷水很舒服，緒初所缺乏者，正是一黑字，韓信一段，是他對症良藥，故不知不覺，深有感觸。

中江謝綬青，光緒三十三年，在四川高等學堂，與我同班畢業，其時王簡恆任富順中學堂監督，聘綬青同我當教習，三十四年下學期，緒初當富順視學，主張來年續聘，其時薪水以兩計，他向簡恆說道：「宗吾是太縣人，核減一百兩，綬青是外縣人，薪仍舊。」他知道我斷不會反對他，故毅然出此，我常對人說：「緒初這個人萬不可相交，相交他，銀錢上就要吃虧，我是前車之鑒。」有一事更可笑，其時縣立高小校校長，姜選臣，因事辭職，縣令王棧，備文請簡恆兼任，有天簡恆笑向我說道：「我近日窮得要當衣服了，高小校校長的薪水，我很想支來用，照公事說，是不生問題，像富順這一夥人，要攻擊我，我倒毫不睬他，最怕的是廖聖人酸溜溜說道：『這筆款似乎可以不支吧，』你叫我這個臉放在何處，只好仍當衣服算了」。我嘗對人說：「此雖偶爾談笑，而緒初之令人敬畏，簡恆之勇於克己，足見一斑。」後來我發明了厚黑學，

才知簡恆這個談話，是厚黑學上，最重要的公案，我嘗同雷民心批評，一朋輩中資質偏於厚字者甚多，而以緒初爲第一。夠得上講黑字者，只有簡恆一人，近日常常有人說：「你叫我面皮厚，我還做得來，叫我黑，我實在做不來，宜乎我作事不成功。」我說：「特患你厚得不澈底，只要澈底了，無往而不成功。你看緒初之厚，居然把簡恆之黑打敗。并且厚黑教主，還送了一百銀子的贄見。世間資質偏於厚字的人，萬不可自暴自棄。」

相傳凡人的頸子上，都有一條刀路，劊子手殺人，順着刀路砍去，一刀就把腦壳削下，所以劊子手無事時，同人對坐閑談，他就要留心看你頸上的刀路。我發明厚黑學之初，遇事研究，把我往來的朋友，作爲實驗品，用劊子手看刀路的方法，很發見些重要學理，滔滔天下，無在非厚黑中人，諸君與朋輩往還之際，本我所說的法子去研究，包管生出無限趣味，比讀四書五經廿五史受

的益更多。老子曰：「邦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，」老夫髦矣，無志用世矣，否則這些法子，我是不能傳授人的。

我遇着人在我名下行使厚黑學。叨叨絮絮，說個不休。我睜起眼睛看着他，一言不發，他忽然臉一紅，嘆一聲笑道：「實在不瞞你先生，當學生的，實在沒法了，只有在老師名下，行使點厚黑學」。我說道：「可以！可以！我成全你就是了！」語云：「對行不發貨」，奸商最會欺騙人，獨在同業前不敢賣假貨。我苦口婆心，勸人研究厚黑學，意在使大家都變成內行，假如有人要使點厚黑學，硬是說明了來幹，施者受者，大家心安理順。

我把厚黑學發明過後，凡人情冷暖，與夫一切恩仇，我都坦然置之，有人對我說：「某人對你不起，他如何如何。」我說：我這個朋友，他當然這樣做，如果他不這樣做，我的厚黑學還講得通嗎？我所發明的是人類大原則，我這

個朋友，當然不能逃出這個原則。

辛亥十月，張列五在重慶獨立，任蜀軍政府都督，成渝合併，任四川副都督，嗣改民政長。他設一個審計院，擬任緒初爲院長，緒初再三推辭，乃以尹仲錫爲院長，緒初爲次長，我爲第三科科長，其時民國初成，我以爲事事革新，應該有一種新學說出現，乃把我發明的厚黑學發表出來，及我當了科長，一般人都說：「厚黑學果然適用，你看李宗吾公然做起科長官來了。」相好的朋友，勸我不必再登，我就停止不登，於是衆人又說道：「你看李宗吾，一做了科長官，厚黑學就不登了。」我氣不過，向衆人說道：「你們只羨我做官，須知奔走宦場，是有秘訣的。」我就發明求官六字真言，做官六字真言，每遇着相好的朋友，就盡心指授，無奈我那些朋友，資質太鈍，拿來運用不靈，一個個官運都不亨通，反是從旁竊聽的，和間接得聞的，倒還很出些人才。

在審計院時，緒初寢室，與我相連，有一日下午，聽見緒初在室內，拍棹大罵，聲震屋瓦，我出室來看，見某君倉皇奔出，緒初追而罵之，「你這個狗東西——混賬！……」，「直追至大門而止。（此君在緒初辦旅省敍屬中學時，曾當教職員）。緒初轉來，看見我，隨入我室中坐下，氣忿忿道：「某人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我問何事，緒初道：「他初向我說：某人可常知事，請我向列五介紹，我唯唯否否應之。他說：「事如成了，願送先生四百銀子。」我棹子上——巴掌說道：「糊說，這些話，都可拿來向我說嗎？」他站起來就走，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不說算了。」我氣他不過，追去罵他一頓。」我說：「你不替他說就是了，何必爲此已甚。」緒初道：「這宗人，你不傷他的臉，將來不知還要幹些甚麼事，我非對列五說不可，免得用着這種人出去害人。」此雖尋常小事，在厚黑學上，却含有甚深的哲理。我批評緒初「厚有餘而黑不足，叫他忍氣

是做得來，叫他做狠心的事做不來。「何以此事忍不得氣？其對待某君，未免太狠，竟自侵入黑字範圍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反覆研究，就發見一條重要公例。公例是什麼呢？厚黑二者，是一物體之兩方面。凡黑到極點者，未有不能厚，厚到極點者，未有不能黑。舉例言之：曹操之心至黑，而陳琳作檄，居然容他得過，則未嘗不能厚，劉備之面至厚，劉璋推誠相待，忽然舉兵滅之，則未嘗不能黑。我們同輩中講到厚字，既公推緒初爲第一，所以他逃不出這個公例。

古人云：「夫道一而已矣」，厚黑二者，根本上是互相貫通的，厚字翻過來，即是黑。黑字翻過來，即是厚。從前有個權臣，得罪出亡，從者說道：「某人是公之故人，他平日對你十分要好，何不去投他？」答道：「此人對我果然很好。我好音，他就遣我以鳴琴，我好珮，他就遣我以玉環，他平日既見好於

我，今日必以我見好於人，如去見他，必定縛我以獻於君。」果然此人從後追來，把隨從的人，捉了幾個去請賞，這就是厚臉皮，變而爲黑心子的明證。人問：世間有黑心子，變而爲厚臉皮的沒有？我答道：有！有！聊齋上馬介甫那一段，所說的那位太太。就是由黑心子一變而爲厚臉皮。

緒初辱罵某君一事，詢之他人，迄未聽見說過，除我一人而外，無人知之。後來同他相處十多年，也未聽他重提，我嘗說：「緒初辱罵某君，足見其人剛正，雖暗室中，亦不可干以私，事後絕口不言，隲人之惡，又見其盛德。」但此種批評，是站在儒家立場來說，若從黑厚哲學上研究，又可得出一條公例：「黑字專長的人，黑者其常，厚者其暫。厚字專長的人，厚者其常，黑者其暫」。緒初是厚字專長的人，其以黑字對付某君，是暫時的現象，事過之後，又回復到厚字常軌，所以後此十多年，隱而不言。我知他做了此等狠心事，必

定於心不安，故此後見面，不便向他重提此事。他辦敘屬學堂的時候，業師王某，來校當學生，因事犯規，緒初懸牌把他斥退，後來我曾提起此事，他盛然道：「這件事我疚心」。這都是做了很心的事，要恢復常軌的明證。因知他辱罵某君，一定很疚心，所以不便向他重提。

緒初已經死了十幾年，生平品行，粹然無疵，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，至今談及，無不欽佩。去歲我做了一篇「廖張軼事」，敘述緒初和列五二人的事蹟，曾登諸華西報，緒初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，就是異黨人。只能說他黨見太深，對於他的私德，仍稱道不置。我那篇廖張軼事，曾臚舉其事，將來我這厚黑叢話寫完了，莫得說的時候，再把他寫出來，充塞篇幅。一般人呼緒初爲廖大聖人，我看他，得力全在一個厚字。我會說：「用厚黑以圖謀公利，越厚黑人格越高尚，」，緒初人格之高尙，是我們朋輩公認的，他的朋友和學生生存者甚多

，可證明我的話不錯，即可證明我定的公例不錯。

我發表厚黑學，用的別號，是獨尊二字，與朋友寫信，也用別號，後來我改寫爲「蜀會」，有人問我，蜀會作何解釋？我答應道：我發表厚黑學，有人說我瘋了，離經叛道，非關在瘋人院不可。我說：那嗎，我就成爲蜀中之罪會了，因此名爲蜀會。我發表厚黑學過後，許多人實力奉行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，有人向我說道：國中首領，非你莫屬，我說：那嗎，我就成爲蜀中之會長了，因此又名蜀會，再者，我講授厚黑學，得我真傳的弟子，本該授以衣鉢，但我的生活，是沿門託鉢，這個鉢要留來自用，只有把我的狗皮掛子，脫與他穿。所以獨字去了犬旁，成爲蜀字，我的高足弟子很多，弟子之足高，則先生之足短，弟子之足高一寸，則先生一足短一寸，所以尊字截去寸字，成爲會字，有此原因，我只好稱爲蜀會了。

世間的事，有知難行易的，有知易行難的，惟有厚黑學最特別，知也難，行也難。此道之玄妙，等於修仙悟道的口訣，古來原是秘密傳授，黃石老人，因張良身有仙骨，於半夜三更傳授他，張良言下頓悟，老人以王者期之，無奈這門學問太精深了，所以史記上說：「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獨沛公善之，良嘆曰：沛公殆天授也。」可見這門學問，不但明師難遇，就遇着了，也難於領悟。蘇東坡曰：「項羽百戰百勝，而輕用其鋒，高帝忍之，養其鋒而待其弊，此子房教之也。」衣鉢真傳，彰彰可考。我打算做一部「厚黑學師承記」，說明授受淵源。使人知這門學問，要黃石公這類人，才能傳授，要張良劉邦這類人，才能領悟。我近倡厚黑救國之說，許多人說我不通，這也無怪其然，是之謂知難。

劉邦能夠分杯羹，能夠推孝惠魯元下車，其心之黑還了得嗎？獨至韓信求

封假齊王，他忍不得氣，怒而大罵，使非張良從旁指點，幾乎誤事，勾踐入吳，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其面之厚，還了得嗎？沼吳之役，夫差遣人痛哭求情，勾踐心中不忍，意欲允之，全虧范蠡悍然不顧，才把夫差置之死地。以劉邦勾踐這類人，事到臨頭，還須軍師臨場指揮督率，才能成功，是之謂行難。

蘇東坡的留侯論，全篇是以一個厚字立柱。他文集中，論及沼吳之役，深以范蠡的辦法爲然，他這篇文字，是以一個黑字立柱。諸君試取此二文，細細研讀，當知鄙言不謬。人稱東坡爲坡仙，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，才能揭出此種妙諦。諸君今日，聽我講說，可謂有仙緣。噫，外患迫矣，來日大難，老夫其爲黃石老人乎，願諸君以張子房自命。